

东方玉作品全集

白衣侠

東方玉



东方玉作品全集

白衣侠

東方玉題



封面设计：阿 邹

白衣侠

东方玉 著

责任编辑 卫淑霞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建设三横路 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中南彩色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28 万字

印数：1—8000

ISBN7—80645—033—5/I·4

(全一册) 定价：1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及时向承印厂兑换)

内容介绍

万里无云，一轮玉盘似的明月，已经高悬中天，清光照澈三千里，大地像铺上了一层轻霜！月光如水，山顶如画。

一场生死之争在一对英雄侠士间展开，在这中秋之夜进行。他们曾亲如兄弟，如今却因一个女人而拔剑相向。

一夜之间，武林界骤然消失了两个名满天下的侠士。他们究竟怎么了？

这真是一部血泪淋漓，生死悲欢，情爱缠绵的篇章！

目 录

第一章	白衣之累.....	(1)
第二章	有剑难还.....	(42)
第三章	修罗教主.....	(82)
第四章	独闯白石	(123)
第五章	聚会无常	(164)
第六章	志在真经	(202)
第七章	巧取豪夺	(242)
第八章	少林求丹	(281)
第九章	华山之约	(320)
第十章	恩仇了了	(354)

第一章 白衣之累

苏州东南诸山，以天平山独秀，五步一景、十步一胜。最高峰为上白泉，山腰为中白泉，山下为下白泉。山上有琴台等胜迹。

天平山最大的特色，是满山丹枫古木，普通所说的红叶，如栖霞、招隐诸山，很少枫叶，多系乌桕之类，只有天平山的红叶，是真正的枫树，枫林经霜、红艳如花。

现在是九月深秋时光，枫叶红了。

山下有一座庄院，大家都叫它范庄，庄院四周，都是丹枫，因此也称之为丹枫山庄。

天平山又叫范玟山，因为山麓间有一座宋朝名臣范仲淹范文正公的坟墓，这范庄的主人，自然也是范文正公后裔了。

范庄主人叫做范葆初，年纪很轻，只有二十四五岁，生得英俊潇洒，不但文才出众，一身武功，也是六合门中的翘楚，生性尤为好客，每逢深秋，丹枫染霜，他总要广约亲友，观赏秋色。

这天正好是重九的晚上，一钩新月，斜挂天半，淡淡的月

色，掩映着朦胧的山影，真是如诗如画！

琴台的一片石崖边上，负手站着一个白衣少年，似在欣赏夜色，也好像在等人。

这白衣少年差不多二十二三年纪，生得剑眉星目，脸型稍瘦，身上穿一件云白的长衫，腰间悬一柄白穗长剑，丰神飘逸，大有点一尘不染之概！

白衣少年年事虽轻，但在大江南北，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白侠白云生。

这时，山径上正有一条人影，飘然行来，不大工夫，便已登上琴台。

来人正是范庄主人范葆初，身穿青纱夹衫，腰悬青穗长剑，同样风仪俊逸！

两人这对面，月光之下，真是一双临风玉树，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少年隽才。

范葆初脸含微笑，拱拱手道：“白兄真是信人，到了天平山，怎不光临寒舍，先喝上一杯？”

白云生也含笑抱拳道：“范兄好说，这是咱们两人的约会，兄弟不愿惊动贵府。”

范葆初点头道：“白兄说得也是。”

白云生抬头看看天色，说道：“时间不早，咱们可以开始了。”

范葆初道：“重九佳节，但咱们今晚之会，却是生死约会。”

白云生脸上笑容，渐渐敛去，沉声道：“不错，今晚咱们两人之中，只许有一个人活着走下天平山去。”

范葆初沉吟着感慨的道：“咱们应该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但事难两全……”

白云生道：“不论谁生谁死，咱们都是好朋友！”

“对！”范葆初欣然道：“白兄说得极是，咱们不论谁生谁死，都是好朋友。”

话声中，两人各自伸出手来，紧紧的握住了！

惺惺相惜，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在这一瞬，极自然的真情流露出来！

两只手缓缓松开，两张英俊的脸上，不期而然都流露出痛苦之色。

范葆初忽然退后一步，双目之中射出了恨恨之色，右手按在剑柄上，沉声道：“白兄亮剑。”

白云生一怔，点头道：“好！”

“锵”，“锵”两声轻脆的剑鸣，两人几乎是同时掣出长剑！月光虽然不太明亮，但两支青虹吞吐的长剑，却映月生辉，闪耀着秋水般逼人的寒光！

白云生横剑当胸，抬目道：“范兄请。”

范葆初长剑斜抱，说道：“白兄远来是客，应该白兄请。”

两人虽有不解之仇，但都表现了揖让而升的君子风度。

白云生右腕一振，长剑发出“嗡”的一声，朝地斜划而出，人却往后退下了半步，抬目道：“现在该范兄出手了。”

他这一招名叫“急流勇退”，原是和人动手，发现不敌之际，封招后退用的，他这时使出这一招来，乃是表示已经发了招，但却又不愿占范葆初的先，正是谦让之意。

范葆初自然知道对方不愿占先，口中长笑一声：“好！”

长剑“呼”的一声，临风斜劈而出。

他这一招名为“迎风破浪”，应该身随剑进，但他只是站在原地发剑，剑势虽然激荡生风，两人相距本有数尺之遥，白云生又后退了一步，他这一剑也等于是虚招了。

投桃报李，他也不愿占白云生的先，两人虽然各自发了一剑，依然和没有动手一样。

虽然他们没有正式交手；但江湖上有一句话，叫做“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从对方出手一剑，便可看出两人的剑上造诣，颇相接近，几乎是旗鼓相当的劲敌。

因此谁也没敢轻视对方，两人都在原地停了下来，四道炯炯眼神，互相凝视。

这样过了半晌，范葆初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以白兄的风范，兄弟实在不想杀你；但兄弟却又非杀你不可！”

白云生点头道：“既生瑜，何生亮，咱们实在不应该生在同时时候。”

范萆初道：“那就不用客气了。”

他右脚缓缓跨出一步。

白云生道：“既难两全，正该一决生死。”

他右脚也跟着向右跨出。

两人虽说“不用客气”，但依然并没有发剑，只是保持着双方的距离，缓缓的绕场而行。

他们虽没发剑；但这回双方都已在提聚真力，有了严密的戒备，使对方无懈可击。

一圈下来，范萆初脚下一停，说道：“白兄怎不发剑？”

白云生道：“范兄怎么也不发剑呢？”

范萆初道：“白兄既不肯占兄弟的先，兄弟又怎好占白兄的先，这样岂不是徒耗时光，依兄弟之见，咱们不如同时发剑，那就谁也不占谁的先了，白兄以为如何？”

白云生道：“好，兄弟叫一二三，‘三’字出口，咱们就同时发剑好了。”

“如此甚好”。范萆初道：“那就请白兄发口令吧！”

“范兄准备！”

白云生口中喝道：“一、二、三……”

两道人影，倏然一合，就响起一阵连珠般的“锵”“锵”

金铁交鸣。

两人这一交上手，两支长剑就各自展开，有若两条游龙，起伏盘旋，两条人影，随剑进退。

渐渐剑光愈来愈盛，化作了一片青光，人影却愈来愈淡，几乎已分不清剑光中的人影，一丈方圆尽在剑光笼罩之下，剑风荡处，连四面枝叶都吹得簌簌作响！

就在此时，只听山径上传来一声娇呼：“表哥，白少侠，你们快快住手……”

一个苗条人影，随着喊声，如飞奔掠面来！

也就在此时，比剑的两人中，突然有人轻哼一声，往后倒去！

这倒下的人正是白侠白云生。

范葆初急忙收剑。他这一剑使的是“三星入户”，三点剑芒正好朝白云生当胸飞袭过去，如以白云生的剑上造诣，和他不相伯仲，应该封解得开，但白云生突然剑势松懈，变成了毫无抗拒！

这下自然大出范葆初意外，三点剑芒，二虚一实，剑尖一下刺到了白云生胸口，他发现情势不对，急忙收剑，其实剑尖也只是堪堪刺到，白云生已经往后倒下，雪白的长衫上，近胸口处，缓缓流出一缕殷红的鲜血！

范葆初一怔，急忙俯下身去，叫道：“白兄，你负了伤？”

白云生倒下的同时，那苗条人影，也像飞鸟般急掠而至！

那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紫衣少女，一张风华绝代，冷艳无双的娇靥，骤睹白云生躺卧地上，胸口流出鲜血，人已死去，不由得脸色惨变，目蕴泪光，一下朝范萆初望来，颤声道：“你……杀了他……”

范萆初也怔住了，急忙站起，说道：“我没有杀他。”

紫衣少女突然双手掩面，转身往山下奔去。

范萆初一见表妹回身就走，心头更急，大声叫道：“表妹，你等一等，白兄不是我杀死的……”

紫衣少女伤心欲绝，哪肯停住，只是放足狂奔。

范萆初怕表妹有失，急得一手提着长剑，连还鞘都来不及，从后急步追了下去，口中叫道：“表妹，你停一停，听我解释，真的不是我杀死他的……”

声音渐渐远去。

琴台上只剩下白侠白云生的尸体，直挺挺的躺着，一动不动！

“嘶”一条人影，从数丈外飞落到白云生的身边，那是一个秃顶冬瓜脸的矮胖老者，摇着头，自言自语的道：“年轻人就是会做傻事，这又何苦……”

缓缓俯下身去，伸手往白云生胸口一摸，口中不期“咦”了一声，冬瓜脸上浮现出惊奇之色，说道：“这一剑不至致命，

他真的死了？”

炯炯目光一注，突然发现白云生印堂中间，凝着一点针尖般细的血珠，心下方自一沉，不信的道：“范葆初从不使用暗器，这会是谁下的毒手？”

“我！”一个娇脆的声音突然起自身后！

冬瓜脸老者心头蓦地一惊，凭他的耳目，身后来了一个人，竟会一无所觉，来人身手之高，已可想见！当下双足一点，身形快速无比往前窜出去一丈来远，才倏地转过身来，目光一注，不由得又是一呆！

在他想来，此人能在自己毫无警觉中到了身后，就凭这份轻功，应该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不，应该是屈指可数的高手了，哪知来人竟是一个二十出头，长发披肩，又娇又美的绿衣姑娘！

她，俏生生站在原地，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

这使冬瓜脸老者一张老脸禁不住一红，人家动也没动，自己枉是成名多年，却慌慌张张的连窜带跃，如此胆小！

绿衣少女没待他开口，就抢着道：“你这老头叫什么名字？是他什么人”？

冬瓜脸老者反问道：“姑娘呢？”

绿衣少女眨眨眼睛，娇声说道：“你问我？”

她左手抬处，伸出一只纤纤玉手，身形随着突然欺了过

来。

这一下身法之快，冬瓜脸老者连看都没有看得清楚，就觉香风一飒，绿衣少女已经到了面前！接着娇笑道：“你还是去问白云生吧！”

这真是快到了极点，话声入耳，一只粉嫩如玉的纤手，也已无声无息的递到冬瓜脸老者的胸前！

冬瓜脸老者大吃一惊，急急出手封架，人也随着向旁闪出！

哪知绿衣少女竟似如影随形一般，轻盈无比，那只纤纤玉手还是原式不变，拍到胸前。

冬瓜脸老者大喝一声，右掌直竖，朝前推出。

双方势道，都极快速，眼看双掌快要交击，哪知绿衣少女涂着凤仙花汁的腥红手指，轻轻一翻，手势美妙已极，柔软无比的从他掌下穿了过来！

冬瓜脸老者左手急忙使了一记“擒拿手”，五指如钩，闪电般朝对方脉腕扣去，手指还未接触到她手腕，绿衣少女的纤手又轻轻一转，应该不可能穿入，但她又从腕底伸了进来！

冬瓜脸老者久走江湖，陡然想到了绿衣少女使的手法，自知极难封架，但他究竟对敌经验较丰，百忙之中，只得运起功力，封闭住胸前要害，身形快速一侧一蹲，自动把右肩窝迎了上去。

这下当真比闪电还快，但听“啪”的一声，纤掌击个正着，差幸绿衣少女经验不足，击在冬瓜脸老者右肩窝上，还当这一掌已击中了胸口。

冬瓜脸老者趁机往后一仰，装作应掌而倒，双脚一伸，闭住了气。

绿衣少女看他中掌倒下，好像对自己的一掌，很有把握，因此只是冷冷的哼一声，连看也没朝冬瓜脸老者看上一眼，就缓缓走到白云生的身边，恨声道：“云生，你现在该明白了吧？人家看你死了，就不顾而去，收你尸的，还是你不屑一顾的人。”

她缓缓弯下腰去，双手抱起白云生的尸体，又缓缓转身，朝山下走去，夜风吹着她的披肩长发，显出她脚步沉重，心头也是一定相当沉重，一个苗条纤影，终于在迷蒙的夜色中消失！

地下只剩下白侠白云生的一支长剑，它失去了主人还是映月生辉，闪发着锋芒！

冬瓜脸老者却在此时蹶然跃起，张嘴吐出一口鲜血，急忙伸手入怀，取出伤药，纳入口中，一口吞了下去，摇着头道：“好狠毒的小姑娘，好厉害的‘九转掌’！”

他不敢久留，匆匆朝后山走了。



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年光如水，在天平山琴台上，两位少年侠士比剑的一幕，江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是从那一晚起，江湖上失去了白侠白云生的踪影，天平山下范庄主人范葆初，也从那时起，遣散仆佣，一个人走得不知去向，丹枫山庄，剩了一座空宅。

转眼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岁月，虽然过得很快，但也不算短了！

江湖上人，早已把当年曾在大江南北极负盛名的两位少年侠士，淡忘已久。

但从二十年前种下了因的一场风波，却在二十年后又掀了起来，而且变成一股滔天巨浪，几乎淹没了整个江湖！



又是橘绿橙黄的季节了。

从麒麟桥通向三里店的一条石子路上，正有一个白衣少年，飘然行来。

这少年约莫二十出头，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剑眉星目。鼻正口方，身穿一袭洁白如雪的长衫，腰间悬一柄银穗长剑，人品如玉，风度翩翩，好一个俊美的书生！

三里店，是一个小集，是南陵通往青阳的官道上一个打尖的小站。

临近大路，有一家支着松棚卖茶兼卖酒菜的摊子，棚下放了几张板桌，几条板凳，给过路的商旅歇脚。

白衣少年举步跨进松棚，在一张板凳上落坐。

一名伙计就陪着笑问道：“这位公子，要茶还是要酒？”

走了半天路，白衣少年正感口干，这就抬头道：“酒。”

伙计应了声“是”，转身就舀了一大碗酒送上，不待白衣少年吩咐，又陪着笑道：“切点卤菜，来一盘咸水花生？”

白衣少年举起酒碗，只两口，就把酒喝了，点着头，说道：“好，再来两碗。”

伙计连连应是，先倒了两碗酒送来，又切了一盘卤菜和一盘咸水花生，一起端上。

白衣少年喝了一口酒，举筷夹了一片卤牛肉，刚送入口中，只见大路上正有两名青衣汉子，匆匆走来，一眼看到棚里的白衣少年，两人齐齐一怔，立即神色恭敬的朝棚中走来。

白衣少年没去理会他们，只是自顾自的喝酒、吃菜。

那两个青衣汉子一直走到白衣少年桌前，一齐抱了抱拳，由走在前面的一人说道：“小的该死，迎候来迟，公子久候了。”

白衣少年看他们是向自己说话，讶然问道：“二位是……”

前面一人陪着笑道：“小的两人是从常家庄来，奉庄主之命，迎接公子来的。”